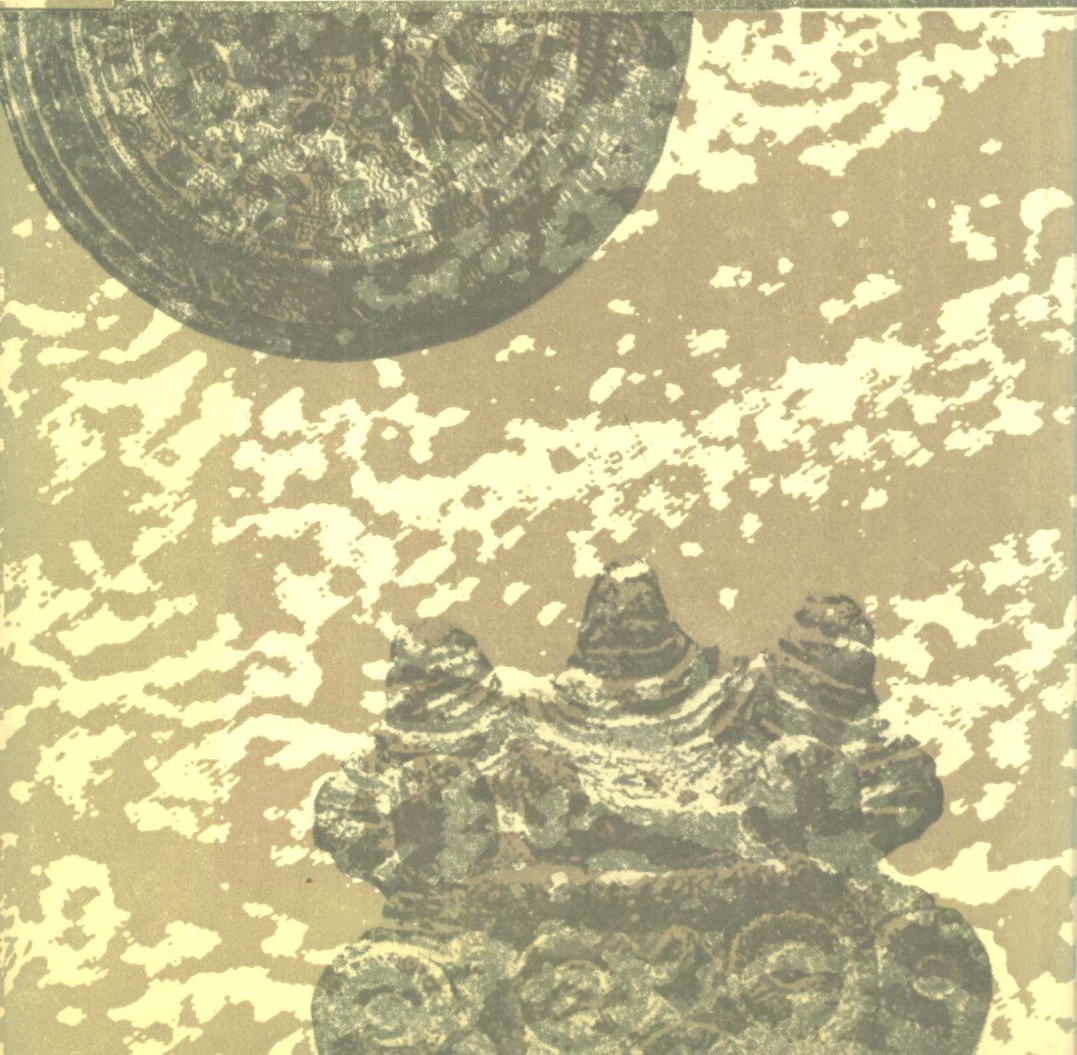


先史時代の日本

徐逸樵著



先史時代的日本

徐逸樵著

冰心題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责任编辑 秦人路

封面设计 霍友峰

先史时代的日本

XIANSHI SHIDAI DE RIBEN

徐逸樵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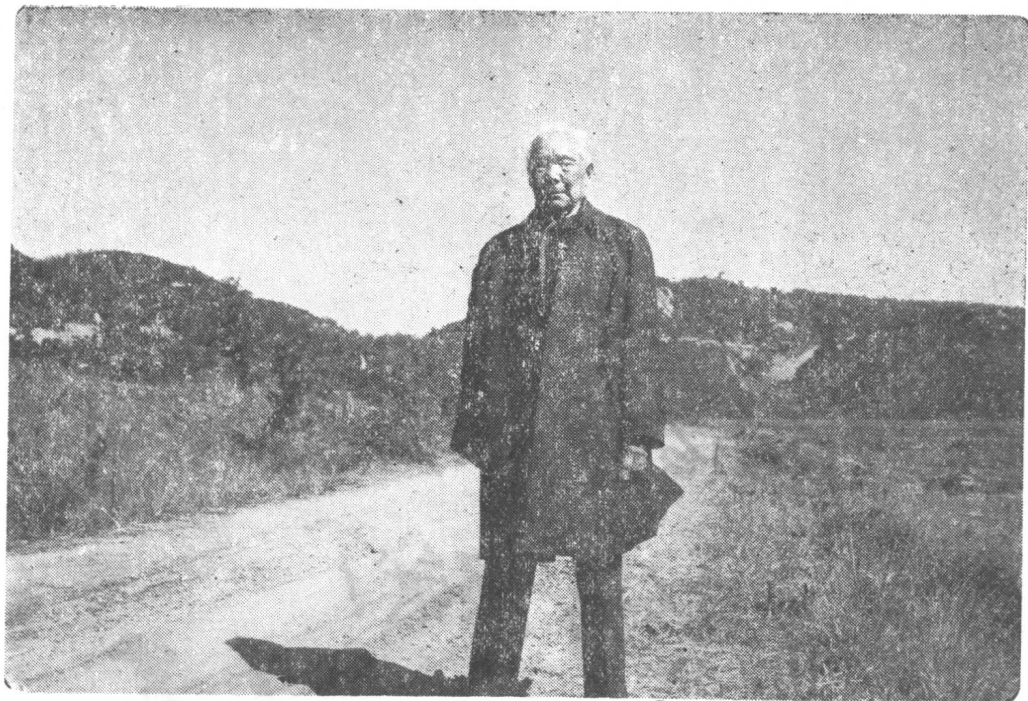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303,000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定价：(平)7.60元 (精)12.00元

ISBN 7-108-00465-8/K·73



著者徐逸樵(1899—1989)

勤奋研究中日历史
为中日友好作贡献！

王震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目 录

导论.....	(1)
导言	(1)
日本列岛.....	(13)
形成 (13) 地理位置 (17) 海流和季节风 (19) 和中 国大陆间的海路往来 (24) 日本民族和文化的多元性 (27)	
旧石器时代	(30)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30) 旧石器时代的日本列岛有没有人类(32)	
旧石器时代的人骨化石 (35) 旧石器时代的人种源流 (38)	
绳文土器时代	(41)
绳文土器的发见	(41)
对绳文文化的认识	(45)
绳文文化的宝库——贝丘 (45) 海进、海退和绳文文化的关系 (46)	
绳文时代的遗物和俗尚.....	(48)
土器 (48) 石器 (51) 骨角器 (53) 风俗 (54)	
绳文时代有没有农作物.....	(55)
肯定论和怀疑论 (56)	
绳文时代有没有畜类和纺织	(62)
关于畜类 (62) 关于纺织 (66)	

澄清这些问题的先决条件	(68)
绳文时代的先住人究竟是谁 (68) 绳文人与现代日本人祖先的关系 (72) 单一人种说与复合人种说 (76) 日本人种纯血论 (83)	
阿伊奴人	(95)
阿伊奴民族的变迁 (95) 阿伊奴人在绳文时代的分布 (99)	
阿伊奴人的源流和衰退 (104)	
弥生土器时代	(108)
弥生土器时代	(108)
新时代的突然出现 (108) 焕然一新的遗物群 (113) 崭新的生活和风习 (129) 水稻的源流 (140)	
日本民族和外国的关系	(144)
人种的源流 (144) 流入日本列岛的中国人 (163)	
徐福一行到了日本没有	(188)
徐福一行入海的目的 (188) 一行的下落被伪造的经过 (191)	
一行最先的下落地应是辰韩 (194) 徐福一行流入日本的路线 (199)	
倭	(206)
名称的由来 (206) 倭人的形成和发展 (208) 小国的产生和发展 (217) 邪马台国和曹魏的关系 (222) 邪马台国究竟在哪里? (225)	
古坟文化时代	(232)
古坟和古坟文化	(232)
又一奇峰突起的新时代 (232) 古坟的变迁 (234) 丰富多彩的随葬品 (236)	
大陆上的长期混乱对日本的影响	(239)
中国长期大乱中, 汉族人民的遭遇 (239) 南走三吴地区流亡者的	

命运 (242)	惨绝人寰的侯景大屠杀 (246)	流往日本 列 岛 的
旁证 (247)	北走辽东地区流亡者的命运 (252)	朝鲜的 长 期
大乱和人民大量流往日本 (255)	大陆人民大量流往日本 列 岛	(265)
日本列岛又一次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269)
渡来人形成了不同职能的氏族集团 (269)	关于“渡来人”的几个重	
要问题 (284)	汉文化开始加速度发展 (293)	
古坟文化是骑马民族的征服文化吗?		(310)
骑马民族论 (310)	应神王朝的兴起和衰落 (321)	侵略 朝鲜
半岛的开始 (330)	大和朝廷由盛转衰 (340)	
附录.....		(351)
溯源二千年		(351)
——徐福一行入海行踪考		
徐福一行入海的真正目的 (351)	对徐福入海行踪真相的误传、曲	
解 (353)	徐福一行与“秦之亡人” (35)	徐福一行在 辰韩 的
开发建设 (358)	从辰弁韩至日本列岛的文化再传送 (361)	
一些补充		汪向荣 (367)
神话和历史 (368)	绳文农耕 (376)	人种的起源 (384)
外国移民 (393)		
后记.....		汪向荣 (405)

导 论

导 言

日本的原始古代史^①中,有很多问题尚有待于彻底澄清。这些问题,都是日本生长发展史上关键性的大问题;其中只要有一个问题得不到彻底澄清,就会牵涉到与这问题有关方面的其他许多问题也无法得到澄清。这是有志于日本史研究者所同感的。因之可以说,在那些问题得不到彻底澄清之前,日本原始古代史的真相,总是被蒙在浓厚的大雾中,令人看不清它的庐山真面。一个国家的原始古代史是这一国家历史的基础,以后的中世史、近代史、现代史,都是从原始古代史这基础上成长发展的,是这个国家历史的极为重要的根源。如果某一国家的原始古代史的真相,被弄成如云似雾的样子,它将会怎样影响到这个国家的中世史、近世史、现代史的理解呢?这是不难想像的。

这样有待彻底澄清的历史大问题,在这导言中无法一一列举。

① 原始古代史,一般不这样提。普通对日本史时期的划分是分为古代、中世、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古代史中包括有原始氏族制社会和古代奴隶制社会。这里用原始古代史名称是著者原稿上所用,现仍其旧,不加改削;但其内涵和普通所称的古代史是相同的。——整理者注

兹仅提出其中较大的几个，作为提示许多大问题在日本原始古代史中所占地位如何重要的例子。例如：在距今二千三四百年以前日本史上所谓“绳文土器时代”（绳文“土器”是那时日本列岛上所产的粗厚多纹饰而脆弱的土器）^①，日本列岛上究竟有过没有农业耕作的事实，这当然是一个应该彻底澄清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得到彻底澄清。又例如：在绳文土器时代，日本列岛上所住的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究竟是不是现在日本人的祖先，或者基本上是不是现在日本人的祖先，这当然也是应该彻底澄清的一个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彻底澄清。这个大问题，在近百余年中，一直在论争着，在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经过剧烈、长期的大论争，论争似乎近于终止了，观点似乎近于统一到日本列岛上所住的本来就是日本人的祖先这一点上了，但那似乎近于统一的观点，事实上是从假想出发的观点，是那时在日本法西斯主义下勉强弄成的观点，而且还是部分人类学者所持的观点，那是稍具客观见解的明眼人所能识别的。所以这样貌似统一了的观点，一到日本法西斯主义者所推行的所谓“大东亚战争”惨败以后，除掉极小部分日本人类学者还在勉强承认以外，已不复为人所重视，从而绳文土器时代在日本列岛上所住的究竟是什么人或者基本上是否是现在日本人祖先的问题，又成为悬而未决的大问题。又例如：继绳文式土器时代^②而兴起的日本史上所谓“弥生式土器时代”^③之初，在日本列岛上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以水稻耕作为中心的农业生产新

① 绳文土器是日本列岛上最早制作、使用土器的总称，这种土器是在制作时用绳子绕成纹样作为装饰因而命名的。器形最早是深钵型尖底的，以后逐渐发展到平底，有壶、瓮、皿等多样。由于焙烧温度低，所以较脆弱。这个时代，在日本史上称为绳文式土器时代，或绳文时代。

经济时代，这当然又是一个应该彻底澄清的大问题。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还在众说纷纭，没有得到彻底澄清。又例如：在弥生式土器时代之末到古坟时代^③之初，即所谓“大和朝廷”统一了当时的日本全国之初，这个大和朝廷的统一势力，究竟是从畿内方面的势力进军九州而得到统一的，还是从九州方面的势力进军畿内方面而得到统一的。这当然又是一个应该彻底澄清的大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得到彻底澄清。这一些，只是日本原始古代史中尚有待于彻底澄清的大问题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由于这类大问题至今还是得不到彻底澄清，不仅这类问题的本身继续被蒙在历史大雾中，而且又影响到有关的其他许许多多问题继续被蒙在历史大雾中，这是有识者所共感的。

应该指出，日本原始古代史中尚有待于彻底澄清的这类大问题，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的古史上，那是不至于会闹成那样的难题的。纵使有成为问题的可能，也必然会易于澄清或至少会向着澄清的路上逐步解决，决不至于会像日本史坛那样，至少从明治以

② 弥生式土器，是1884年在日本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向丘贝丘中发见一种有别于过去见到的原始土器（绳文式土器）的壶形土器时，由荷田抡次郎以发见地名而命名的。这种土器和绳文式土器相异之点，是其形已因使用方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有供储藏用、煮炊用以及盛物用等等。土器上的纹样也和过去单纯用绳绕而成不同，已有各色花纹。据认为这些纹样的变化是从北九州受外国移民影响而来，以后由北九州传到近畿，慢慢的更由以近畿为中心而遍及日本列岛各地。制作和使用这种土器的时期，在日本历史上称为弥生式土器时代，简称为弥生时代。其时间约相当于公元前三四百年。

③ 古坟时代，日本历史上把三世纪末继弥生时代之后到七世纪末一段时期，称之为古坟时代。因为这段时期中，古坟，尤其是前方后圆坟的墓葬方式十分发达。这时代也是日本古代国家，即所谓大和国家的形成时期。古坟，在日本也和中国一样，一般是指用土垒成的坟丘，但也有用石垒积的；坟丘中也有各种设施如竖穴式石室或横穴式石室，并有各种随葬品，坟丘形状也各不同，目下日本古坟中最多的是前方后圆坟，还有前方后方等等。古坟时代在日本历史上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奈良时代就是接续其文化而发展的。

来纠缠到今天的百余年之久，还是高论迭出，异见纷陈，出现着治丝益紊的场面的。

因之不禁要问，造成那样不易澄清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不妨直截地说，应该归根于六世纪开始准备、到八世纪初才完成的两部日本最早的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日本学者多兼称为《记、纪》）。我在这里所谓“准备”，是指作为这两部书的主要原始资料的《帝纪》和《旧辞》的准备，而其完成时间以前，在七世纪中期，发生了大化革新（645）这样巨大的事件，这是日本古代绝对主义天皇制（简称为“古代天皇制”^①）的开始建立期，而八世纪初则是这个天皇制的最后完成期。因之以所以说，这两部书完成的过程，也就是古代“天皇制”完成的过程。

日本的古代天皇制是集祭、政大权于天皇一身的天皇制，是“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天皇制。但是这个天皇制的盛时并不是太久的，大致到十世纪中期就开始衰落了，而且跟着时代的推移，日益衰落了。它的开始复活，总要到约九百年后，明治维新志士们推倒德川旧政府^②，建立起以明治天皇为中心的明治新政府的1868年以后。

明治新政府建立之初，日本史上称它为“明治维新”。“维新”两字源于《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大雅·文王》）“维”意为乃，乃就是于是。陈奂：《传疏》中说：“周太伯徙岐，正称旧邦。维犹乃也。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干宝：《晋书总论》中更说得清楚，他说：“至于文王，维新具命。”因之“维新”二字之

① 这里所说的“古代天皇制”和“古代绝对主义天皇制”是指日本的古代国家，以天皇为中心的古代国家，和一般所说的天皇制，绝对主义天皇制是有所不同的，从后文即可知道。

② 这里所称的“德川旧政府”是指德川幕府政权。

在“维新志士”心目中，不外日本本是旧邦，到明治即位，它的生命开始新生了（“维新”）。如此而已。

明治维新的本义既然如此，所以一到德川政府刚刚推倒，维新志士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凋落已久、尘封千年的天皇，拚命从人民遗忘已久的意识中唤回来。明治元年（1868）三月，明治新政府的九州镇抚总督向其辖区人民布告说：“这个日本的御国里，有着从天照大神一直承继下来的天子，他就是从古以来没有变过的日本国的主人。可是从七八百年前起就乱世相继，在种种世变之中，不幸出现了像北条、足利^①一类的人，竟把天子支配的土地攫为己有。但事情尽管是那样，天子尽管蒙受了不幸，而血统却依然没有断绝……”

到第二年奥羽^②地方刚平定，新政府就向该地人民发出类似的布告说：“天子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在神的神位中，纵使是正一位之尊，也都得天子的许可才行。天子实在比神还尊贵……”

新政府所以需要这样大力宣传，只是为了要把尘封已久的古代天皇制复活并且加强，成为对维新志士们及其后继者具有最高利用价值的新天皇制，以实现其对内对外一统的野心，这是早已成为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因为维新志士们自始就怀有这样大的野心，所以一到德川政府刚刚被推翻，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让天皇盛大而频繁地开始“行

① 北条，指北条时政（1138—1215），曾支持流放中的源赖朝举兵，创立镰仓幕府。赖朝死后，他又排斥二代将军源赖家，而立源实朝，并自称执权，掌握幕府实际权力。以后因排除实朝计划败露而出家为僧。足利，指十四世纪时，继镰仓幕府而执政的室町幕府掌权的足利尊氏，其子孙以后就世代担任将军，控制朝政，足利义满向明朝朝贡时，不但接受中国所给予的“日本国王”称号，并且也用以自称。

② 奥羽，指现在日本的东北地方，即包括青森、岩手、宫城、福島、秋田、山形各县的地区。

幸”全国，使“神圣”的天皇形象强行印入于人民脑中。明治在位的四十五年中，天皇去各地“行幸”竟达九十六次之多。

但是只靠这样的宣传和夸耀性的“行幸”，要把声望坠地的旧天皇制脱胎成为新时代要求的新的绝对主义天皇制，当然还是不够的。因之他们从德川政府推翻之日起，在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又同时大力推行了以下的措施。

(一) 大力抬高神道教中的地位^①。神与佛不同。神是指日本的本地神。《记、纪》的“神代记”中所记，基本上就是日本是神国、天皇和其一族是神的子孙、日本人民是天皇的赤子等等一类的神话。新天皇制的制造者们，为能复活和加强天皇的神威，首先必须大力提倡的必然是崇神、敬神。明治天皇即位后，刚刚从京都迁都到东京(迁都前本名江户)，就席不暇暖地首先去参拜离“皇居”不远的冰川神社(明治元年十月)，接着又举行被冷落已久的“新尝节”。新尝节是天皇向皇祖神报告和感谢新米丰收的大典。在举行大典的布告中说：“皇国的稻是天照大神把天上所种的稻，作为人民的食物，命天孙从天上带下来的。”“天孙”就是天照大神的孙儿琼琼杵尊^②，这是《记、纪》上最重要的记载之一。试想：时代发展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之末，还在说稻是天孙从天上带下来的神话，这对日本原始古代史真相的理解，会产生怎样非科学的作用呢？

① 日本神话中，认为天地万物之中，都有“灵”的存在，对这种“灵”的崇拜(自然崇拜，万物崇拜)，其最高阶段升华而为“神”，神道就是把这些神人格化以后的称谓，例如太阳是农耕的神，他们称之为天照大神。日本在大和政权统一以后，把一系列的神编成系谱，分成天津神(自天而降的神)和国津神(地上的神)两类。

② 按日本的神话，认为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是天照大神的孙儿，而日本开国之祖的神武天皇又是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的曾孙，因此过去日本有些人自命为天孙，称天孙之子或天孙民族。

除掉频繁举行类似的大典以外，从明治元年起，还在中央和地方各地新建和整修了许多规模不同的神社，并把对神的祭祀分为敕祭、神祇官祭和地方官祭等级别，以示天皇具有最高无上的权威。到了明治十二年(1879)，作为奉祀为国(事实上是为天皇)而战死的总合神社的“靖国神社”^①出现了。靖国神社中陈列着历次对外战争掳获的许多所谓“战利品”，每年定期举行盛大的祭典，直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惨败而一时中止。

不难理解，如果大尝祭的复活是日本“神国”思想开始复活的第一步，那末靖国神社的出现是日本神国思想与日本军国扩张主义开始强烈接合的第一步。

(二) 大力造成皇室无比的财富。在古代天皇制凋落后的几百年间，天皇的生活说来是很可怜的。在“战国时代”^②，天皇中竟有衣不蔽体的情况。在德川时代(1603—1867)，天皇的生活费，包括上皇、皇族和其他公卿们在内，每年大致不过十二三万石，而这点费用还得由德川将军所派的专人来代管。可见其穷困的一斑。但这样的穷困情况到明治维新后不久，就完全大变了。皇室拥有的土地山林到明治十七年(1884)，已有1,129,048町，到第二年，又跃进至3,654,533町。除掉土地、山林以外，它还拥有巨额的公债，有价证券，现金和金银珍宝。这些资财的总值，据昭和十五年(1940)的估计，竟达到336,159,000日圆(当时的日

① 靖国神社，在日本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1869年(明治二年)，当时日本的明治政府为奉祀维新前后死难者，而在那里设立招魂社，到1879年(明治十二年)改称靖国神社。祭祀活动，太平洋战争后虽一度停止，但现在仍恢复举行。

② 战国时代，日本在十五世纪中叶以后，室町幕府势力式微之后，各地藩主纷纷起而称霸，互相争拼，这时期在日本史上称之为战国时代，其时间，由应仁之乱(1467)到丰臣秀吉统一(1583)为止。

圆)之多。而这样巨大的数字，基本上也是从明治十七年以后，把政府在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日本邮船会社等等的股份划归皇室所有时起开始积累成的。不难明白，这样庞大的财产，决不是当时日本的最大财阀如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能望其项背的。天皇的制造者们(明治维新志士和其后继者的军阀、官僚们)为什么要把皇室弄成这样的超级大财阀呢？最好用这个超级大财阀的首要制造者岩仓具视(1825—1883)的话来作说明。岩仓是一位公卿出身的天皇制政治家。他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通称“明治宪法”)制定前二年(1882年2月)送给政府的一份“建议书”中说：“……强固皇室的基础之道不一而足，但今天的当务之急莫过于决定皇室的财产(不仅是指法定的帝室费或帝俸)。保护宪法的力量，实质上应该是丰富皇室的财产，务使陆海军等经费只用皇室财产的收入也足以应付。如果做到这一点，那末以后即使在国会中出现了怎样过激之论，或者不能动用国库经费等的议决时，有这笔财产在还有什么不能镇抚或和顺的呢？因之，要使(天皇)大权不失于磐石之安，必须使其财产与国民的财产没有大差距才行。”岩仓的真意是很明白的，那就是，如果把皇室的财富弄成可以与“国民的财产没有大差距”，那末将来宪法成立之时，纵使国会中不易通过扩军的费用，只要动用皇室的一部分收入，也就不难使它办到了。在甲午战争(日本史上称为“日清战争”)发动之前，当时的伊藤博文第二次内阁，因为议会大规模削减了他所提出的军事预算，使他预定中的新舰建造计划一时难以进行，由于得到了皇室的支持，在六年中拨款近二百万元，使预定计划得以顺利完成。就是一个例子。

(三)大力造成天皇无上的权力。要使天皇实质上具有最高无上的权力，必须使天皇成为全军唯一的最高统率者。这一计划，

从明治十一年(1878)起,即已开始实行,那就是参谋本部和教育总监部的先后成立。参谋业务本属于兵部省中的参谋局,到明治十一年,改参谋局为参谋本部,并使其直属于天皇,成为独立于军政之外的军令机关,不受太政大臣(即以后的内阁总理大臣)约束。这样统帅权的独立,到了教育总监部的设立(由监军本部改称),它的独立性更完备,更强大了。教育总监部职司陆军的教育,检阅和执行参谋本部所决定的命令,也是直属于天皇的机关。这一来,军事的预算、军队的编制和动员,甚至对外战争的发动,只要参谋本部长认为有必要,都不妨以天皇的名义,向政府施加压力以行。1931年九月十八日,发动的所谓“满洲事变”侵略战争,就是这样出现的。

通过如上所述的一系列措施,天皇是现世神的基础确立了,尊天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于1889年2月11日顺利通过并且颁布了。这宪法的精髓,伊藤博文在明治十五年(1882年)八月十五日在德国学习宪法时写给岩仓具视的一封信中已经说得极清楚。信中关于君主与立法、行政两“组织”的关系中这样说:

“君主”是在这两组织之上的邦国的元首。君主是立在不可以法律束缚,不可以刑罚凌加,不可以干涉他的地位之上而统括邦国的。若无君主的许可,不得成一法,若无君主的许可,不得下一令。这样的许可权是君位,君权所固有所专属的……

天皇既然享有这样特殊的地位和权力,那么在这个新天皇制的存续期间,它会怎样作用到日本史,尤其是日本原始古代史真相的不易澄清,是显而易见的。在日本军国主义者准备发动“大东亚战争”前夕,当时在日本史学界有声望的东京帝国大学的名